

鸟儿们的喂桑台

龙仁青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对于这个问题,鸟儿们有着极好的判断能力,并表现出了鲜明的爱憎情感。比如在三江源区,凶猛的藏野驴、野牦牛等大型动物并没有让鸟儿们感到害怕,它们甚至喜欢在这些硕大的食草动物附近觅食,因为这些食草动物啃食牧草时会把掩藏在草丛中的昆虫驱赶出来,让鸟儿们刚好可以啄食,鸟儿们因此把这些食草动物视为朋友。这似乎也是一种伙伴关系或是共生关系。

有的鸟儿甚至与人类也达成了这样的关系。英国著名鸟类学家、散文家赫德逊在他的文字里描述了园丁与知更鸟的这种关系:如果他挖土,这只鸟儿就会脚蹬地捡食蛴螬和幼虫。而我们在藏地常常看到的情景是,在寺院的喂桑台上,在袅袅飘散的桑烟中,一群群啄食着桑料的鸟儿,它们把人们用以供奉神灵的献食全然当成了留给它们的免费午餐,飞落在喂桑台上大快朵颐,喂桑的人们也默认了它们的行为。在藏地,没有人去驱赶喂桑台上的鸟儿们。

先简单说说喂桑是怎么回事。喂桑是藏地寺院和民间一种常见的祭祀仪式,在专门用以祭祀的火炉——喂桑台里点燃松柏枝以及火绒草等一些有着浓郁香味的植物,再将桑料——炒制的青稞、糌粑粉等投入火炉燃烧,以这些人们在世俗生活中经常食用的普通食物供奉管护一方的地祇神灵,在桑料燃烧并产生浓郁烟雾之时,口唤地祇神灵的名号,将酒水、牛奶等洒在烟雾中,以求地祇神灵的护佑。据说,这些食物燃烧产生的烟雾,能使那些地祇神灵得到享受,获得愉悦。这便是喂桑。喂桑是藏语,“喂”是点燃之意,桑则指点燃产生的烟雾。喂桑便是这样一种烟供仪式。

喂桑的目的是愉悦神灵,却让鸟儿们有了一处觅食的绝佳场所。喂桑时没有得到充分燃烧的桑料遗

落在喂桑台上,鸟儿们便纷纷飞上喂桑台,享用着神灵们无暇享用的美食,不亦乐乎。

聚集在喂桑台上的鸟儿,与寺院所在区域分布的鸟类种群息息相关。在塔尔寺,几座巨大的喂桑台架设在寺院广场周围,广场上长年聚集着一大群鸽子。这些鸽子,大多是人们为了免除它们被捕杀,从市场上买来在寺院周边放生的,喂桑台上的桑料成了它们当然的食物。到了塔尔寺,在喂桑台附近观者络绎不绝前来喂桑的僧俗群众,以及那些对喂桑的人群毫无惧意,不断飞起又降落的鸽群,也是一大景观。在塔尔寺转经路上,也有几座喂桑台,比之广场上的要小许多,聚集在这些喂桑台上的则是灰喜鹊。显然,它们主动放弃了与鸽群去争食,退而求次之,选择了这些地处寺郊,少有人群,桑料也相对较少的喂桑台,“分而治之”。

偶尔去拜谒坐落在甘青交界处的宁玛寺,便看到在大经堂一侧有一座高大的喂桑台,喂桑的人们需要爬上一侧的楼梯,把桑料点燃。烟雾缭绕之中,一大群乌鸦在起起落落地飞翔,它们聚集在喂桑台上,也聚集在周边的绿树红墙上,到处是它们的影子。它们似乎遵循某种次序,不断地替换着位置——落在别处的乌鸦忽然飞向喂桑台,喂桑台上的乌鸦便是一阵杂乱的鸣叫,然后起飞落在方才那些乌鸦落下的地方,如此周而复始,刺耳的聒噪声完全掩盖了大经堂里的诵经声。它们就这样纷乱地飞起又落下,却对它们羽翼之下的人群视而不见。

我也在家乡草原的一座小寺里看到同样的情景——相对于塔尔寺、宁玛寺这样规模较大的寺院,家乡的寺院好似它们的微缩版,紧凑地偎依在对家乡来说也算得上一座大山的一隅,经堂一侧的喂桑台也小巧玲珑,袅袅桑烟中,起飞又落下的则是当地最常见的各种土著留鸟——雪雀、麻雀、地山雀等。它们啄食着桑料,完全忘却了对人的警惕和恐惧。那一天,我走向在喂桑台前繁乱纷飞的鸟群,站在它们面前,它们却对我视而不见,于是我伸出手,从桑料里抓起几粒麦粒,当我摊开手来的那一刻,即刻有几只鸟儿跳到了我的手掌上,争先恐后地啄食起来。它们深知,在这样一个有着庄严仪式感的场域,人是不会伤害它们的,所以,我的手掌无异于一块石头或一片牛粪,对它们没有构成任何威胁。

在藏族民间还有一种喂桑的方式:随意找一块石片或是用坏了的铁铲,从火灶里拨出一些牛粪火在其上,再在牛粪火上撒一把用碎柏香枝、糌粑、青稞等杂拌而成的桑料,把它随意搁置在帐篷外面便万事大吉,这种仪式,藏语叫“擦色”。我个人认为,“擦色”是喂桑台的简约版,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因陋就简的一个创意。虽然没有专门用以祭祀的喂桑台,但同样表达了对上天神灵的笃信和崇敬。

有一年深冬,一场大雪覆盖了海西天峻草原,凄美的白色毫无节制地延伸着,把草原上所有的色彩一笔勾销。在布哈河畔,我去造访一家牧民,他家的定居房也被白色淹

没,房屋的轮廓、房前的牛粪堆以及拴在铁链上的藏狗,突兀地从白色中显露出来,刻意强调着自己的存在。在他家定居房的一侧,便随意放置着一处“擦色”,一缕微弱的青烟扭曲地飘升着,纤细无声。当我走向定居房时,便听到一声鸟鸣从“擦色”的方向传来,我便驻足看去,看到两只地山雀在“擦色”上啄食,于是我朝着它们走去。

两只地山雀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到来。它们甚至在堆砌起来的桑料上掏了一个洞,其中一只地山雀把整个头塞进了洞里,而在它们的另一边,桑料正在慢慢燃烧,眼看着就要接近它们掏出来的洞了,但它们却浑然不知。我怕它们被烟火燎伤,便去驱赶它们,没想到它们却极不愿意,反而对我的做法提出了抗议,它们大声鸣叫着,围着我飞来飞去,其中一只落在我的脚边,快速地低着头,翘着尾巴,显而易见,那是让我别管闲事,赶快离开的意思。它们不但不怕我,而且认为我打扰了它们。此时,女主人听了笑了起来,热情地邀请我进屋,我便对女主人说,那两只鸟儿可能会被燃烧着的“擦色”烧身,女主人听了笑了起来,说它们不会有危险,说着,走上前来,用手把“擦色”拨弄了一下,鸟儿掏出的洞瞬间坍塌。我一边走向屋里,一边回头看去时,我看到那两只鸟儿依然埋头于“擦色”上,依然是那样的专心致志。

原本用以给地祇神灵献食的喂桑台,“擦色”,所供奉的食物皆是鸟儿们的最爱,难免引来它们每天来吃个肚圆,并当然地认为这里的糌

粑、青稞是为它们所有。而人们也默认了它们的想当然,并且纵容它们,让它们与神灵共享美食,渐渐地,它们忘记了对人类的防备,根本不怕人们走近它们,甚至反客为主,不许人们侵扰它们。

我由此想到了藏人祭海时所用的祭品——宝瓶。宝瓶,藏语叫“措黛尔”,其实是一个用锦缎或毡毯缝制的口袋(近年出于环保考虑,布袋材料换成了豆腐皮、蛋卷等),装有各色粮食,有青稞、麦子等。祭海之日,人们将宝瓶奋力投入湖中,祝愿众生幸福吉祥,便完成了向海神供奉祭礼的仪式。

其实,这一仪式体现了藏人民间信仰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朴素生态观念,与其说是通过献祭愉悦神灵,不如说是借了这样一种方式,给天上的鸥鸟和水中的鱼虫提供食物。祭海或者喂桑,还有那小小的“擦色”,这样的仪式出现的最初,或许没有多少宗教理念,即便有着朴素的宗教理念,那也是为着大自然而去——人类的神灵,本身就是大自然。

如果剔除这些仪式中的繁缛与森严,或许,喂桑台便是一个为鸟儿们提供食物的餐盘,那些装满粮食的“措黛尔”也是专门为鸥鸟鱼虫准备的口粮。当人类与鸟儿们达成了这种默契,让它们不再惧怕人类,在与人们的融洽相处中,知道它们也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之一。除了生物链的法则需要它们做出牺牲,它们再也没有敌人,有的只有朋友,从鸟儿们的主观意识看到这个世界的美,那么,这个世界真的就是美的。

陶坝

李静

早些时候女儿去成都给我买了陶坝回来。陶坝的模样很奇怪,浑圆,上面有着八个不同形状和不等大小的孔。

我猜想她一定是看见街角有人用陶坝吹出好听的曲子之后才买的。她说是买给我的,但也不能否定是不是她买给自己的。因为回家后,所有人都有礼物,唯独我和她没有。

她说妈妈,你学啊,很好学的,一吹就会。我反复吹试了几次,陶坝发出呜咽的、不堪入耳的噪音,便让她自己拿去玩。我怕是早已过了吹陶坝的年龄,任自己千万次地吹,也吹不出一支完整的曲子。

只见她将浑圆的陶坝拿在手里,用细长的手指堵住坝空,又不停变化手型,一支温润优美的曲子就从陶坝里缓缓流淌出来。

我说真好听,她望着我笑。她已经长大了,笑容很好看,几缕俏皮的头发贴在脸颊上,又有少许妩媚,她真的长大了,十八岁了。

诸如此类的礼物我还收到过一次,在她上初二时,学校组织她们去美国常春藤游学,她回来的时候给全家人都买了礼物,给爸爸买了手提包,给弟弟买了童话书,给我买的礼物是一套美白化妆品。

她爸爸和弟弟都非常开心,觉得自己的女儿和姐姐买来的礼物是世上最好的礼物。尤其她爸爸,没事的时候把包拿出来擦拭一番,又套好包装放在柜子深处。

我说看上去这个包的样子有些过时,且泛着旧色,大概你拿不出去。就为这句话,他专门拿着这个包出门,在人群中混迹了一上午,才磨磨蹭蹭地回家。那神情仿佛我要是再说一句,他可能要整天地把包提

在手上,还要在我面前走来走去。我摇摇头,感觉他智商和情商在那一瞬间都变成零了,我犯不着和一个智商与情商都为零的家伙去计较。

我百思不得其解,女儿为何要给我买这些用来美白的护肤品,难道她妈妈在她眼里很黑?她一次次地叮嘱我要用她的化妆品,我口头答应,但很快忽略。美白产品在柜子里搁置了很久,我再拿出来时已经过期了。

我忘了告诉她有些化妆品是不能乱用的。但还是有些愧疚,甚至觉得辜负了她小小的爱心。那些被蒙上一层细细灰尘的化妆品我还是舍不得扔掉。就学着她爸爸的模样将上面的粉尘擦拭干净,再放到原来的地方,一直到现在。

暑假她去成都,玩得乐不思蜀,每日问候她一句,久久不见回音,收到的信息也是简单的几个字,常见的便是:好。好看呢,我没事了。

突然觉得她真的长大了,将我越来越远。果然,这样的日子很快就来了,她要去上大学。我说我们去送你,我说所有父母都在送,此次你成全我们,以后绝不再送!她勉强同

意,也在旅途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照顾我们。

我们在陌生城市的街头作别,她骑着小黄车驶离,我目送她的背影离开。她纤瘦,但背影坚定。知道从此以后她要独自面对生活中的困惑,伤感袭来,但装作无所谓。她驶过长长的的街道,变得越来越小。远处的紫薇花开得繁盛,她已淹没在浓郁的树荫深处。

我和她爸爸转身,拖着长长的、孤单的影子离开。

我们走向马路的另一端,和她相背而行。似乎她一离开,我俩就变成哑巴了。但不一会就听到身后急促的车铃声,她又骑着小黄车返回来,停在我们面前。

“又忘记什么了?”我和她相处的那些日子里,我总是这样问她,这次也不例外。

“没有啊,我只是想着很长时间未见不到你们,所以返回来再和你们说一次再见。”她认真地说。

“另外,我走之后,你们不要多想我啊,妈妈你别哭啊,你别哭啊,我走了啊,我真的走了啊!”她又恢复了以往的模样,没心没肺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赶快走,谁说我想了!”我撇了她一眼,但力度有些小,似乎已经暴露了内心深处的底气不足。

她又穿过长长的的街道,一直蹬着车子,再没有返回来。她说她好忙,每次打电话都在

忙,如此,我不敢打电话给她,常常小心翼翼地先发两个字过去:可忙?

如若收到“不忙”两字,便赶紧拨电话过去,拐弯抹角问一大箩筐关于她生活的、学习的、友情、爱情的话题,问得电话里的她哭笑不得。我在她的言语中捕捉丝丝缕缕的小信息,便一次次警告,说学习重要,千万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趁年轻要多学知识……每次打电话,都是这几句没有任何修饰的话语,听上去苍白无力,也便作罢。她问我有没有想她,我说怎么可能想。她表示怀疑,怀疑就怀疑。

突然有一天,她说她很想我,我似乎逮住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说我去看她。但她很快又回复:妈妈,寒假快到了,你再坚持坚持。我也只好坚持,但转念一想,她为什么要让我坚持,不是她想我吗?应该是她坚持才对啊!这小妮子!

我和她并不是每时每刻都会相亲相爱,大概见了面之后因为意见分歧而横眉冷对。于是想起一大学生用表情符号形容她和她妈之间的种种,觉得非常贴切。比如她刚回家,她妈妈龇牙咧嘴地笑。两天之后她妈妈的眉头就皱起来了,再过一段时间就是抓狂的表情,再持续一段时间就是怒火中烧。好在开学的时候到了,这孩子要去上学,妈妈又开始难过,走了一段时间后偷偷哭泣。

我的天,这是处处柔情又充满矛盾的世界,我和她之间也是。

这不,那个陶坝在阳台上灰头土脸地待了很长时间,而现在已经被我安置在书柜里面,和有着墨香的书籍作伴,我还给它做了一个精致的底座,灰褐色的釉面在灯光下发出光亮,瞬间就变得高大上!

水仙

刘新才

由爱而恨
纳西斯啊
你的薄情
伤透了谁的心?

仙女们一个一个走来
未曾听到你的回音
你俊美无暇的脸孔
最终遭到报应:

山泉清澈如镜
忽然泛起了涟漪阵阵
就连地府的冥河
也不肯度你的灵魂。

纳西斯啊
你一直俯视自己的倒影
不眠不休,不食不饮
直至死于柔情……

仙女们一个一个向前
呼唤,凄迷如烟
你的自恋,难道在人间
长成了一株水仙?

